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移行

张天翼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移行

张天翼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行 / 张天翼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59-5

I. ①移…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93号

移 行

著 者	张天翼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128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59-5/I·383
定 价	44.80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目 次

包氏父子	1
保 鏢	51
我的太太	68
直线系	81
朋友俩	107
笑	120
温柔制造者	140
移 行	161
欢迎会	201

包氏父子

一

天气还那么冷。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可是听说那些洋学堂就要开学了。

这就是说：包国维在家里年也不过地就得去上学！

公馆里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腻腻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丢，拿围身布揩了揩手——伸出个中指，其余四个指头临空地扒了几扒：

“哄你们的是这个。你们不信问老包：是他告诉我的。他还说恐怕钱不够用，要问我借钱哩。”

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里。

“怎么，你们包国维就要上学了么？”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几根两分长的灰白胡子。

“怎么年也不过就去上书房？”

“不作兴过年末，这是新派，这是。”

“洋学堂是不过年的，我晓得。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

许多眼睛就钉到了那张方桌子上面：包国维是在这张桌上用功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一些洋纸簿子。墨盒。洋笔。一个小瓶：李妈亲眼瞧见包国维蘸着这瓶酒写字过。一张包国维的照片：光亮亮的头发，溜着一双眼——爱笑不笑的。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哩。

别瞧老包那么个尖下巴，那张皱得打结的脸，他可偏偏有福气——那么个好儿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别人强：他在这公馆伺候了三十年，谁都相信他。太太老爷他们一年到头不大在家里住，钥匙都交在老包手里。现在公馆里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爷，表少爷，也待老包客气，过年过节什么的——一赏就是三块五块。

“老包将来还要做这个哩，”胡大翘起个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马上又拼命忍住肚子里的快活，摇摇脑袋，轻轻地嘘了口气：

“哪里谈得到这个。我只要包国维挣口气，像个人儿，别像他老子一样，这么……不过——噯，学费真不容易，学费。”

说了就瞧着胡大：看他懂不懂“学费”是什么东西。

“学费”倒不管它。可是为什么过年也得上学呢？

这天下午，寄到了包国维的成绩报告书。

老包小心地抽开抽屉，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慢慢念着。像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对信封瞧了老半天。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一直读到“省立××中学高中部臧”。

“露，封，挂，号，”他摸摸下巴。“露，封，……”

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念似的，抬起脸来对天花板楞了会儿，才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天上糊满着云，白天里也像傍晚那么黑。老包走到窗子眼前，取下了眼镜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绩单。手微微地颤着，手里那几张纸就像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绩单上有五个“丁”。只一个“乙”——那是什么“体育”。

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

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

“这是什么？”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

“学堂里的。……不要吵，不要吵，还有一张。缴费单。”

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可是怎么也念不快。那纸上印着一条条格子，挤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第二行的下半格。

“学费：四元。讲义费：十六元。……损失准备

金。……图书馆费。……医……医……”

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里咕噜着，跟痰响混在了一块。读完一行，就瞧一瞧天。

“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通学生除……除……除宿费膳费外，皆须……”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点不含糊，还是这些字——一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陷到了纸里面。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楞：全身像有——不知道是一阵热，还是一阵冷，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

“制服费！”

“什么？”胡大吃了一惊。

“唔，唔。俺。”

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过了么？他算着这回一共得缴三十一块。可是这二十块钱的制服费一加，可就……

突然——磅！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

房里两个人吓了一大跳。一回头——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就是桌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不过头发没那么光。

胡大拍着胸脯，脸上陪着笑：

“哦唷，吓我一跳，学堂里来么？”

那个没言语，只瞟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额上就显了显几条横皱，眼睛扫到了他老子手里的东西。

“什么？”他问。

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头把眼镜取下来瞧着包国维，手里拿着的三张纸给他看。

包国维还是原来那姿势：两手插着裤袋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像是因为衣领太高，那脖子就有点不能够随意转动，他只掉过小半张脸来瞅了一下。

“哼。”他两个嘴角往下弯着，没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张方桌跟前。他走起路来像个运动员，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面摆一下，仿佛老是在跟别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

“怎么又要留级？”

“郭纯也留级哩。”

那小伙子脸也没回过来，只把肚子贴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张方桌就咕咕地叫。

老包轻轻地问：

“你不是留过两次留级了么？”

没答腔，那个只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接着倒在桌边那张藤椅上，把膝头顶着桌沿，小腿一荡一荡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头发，就随便抽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来：《我见犹怜》。

沉默。

房里比先前又黑了点儿。地下砖头缝里在冒着冷气，两只脚仿佛踏在冷水里。

老包把眼镜放到那张条桌的抽屉里，嘴里小心地试探着又问：

“你已经留过两次留级，怎么又……”

“他喜欢这样！”包国维叫了起来。“什么‘留过两次留级’！他要留！他高兴留就留，我怎么知道！”

外面一阵皮鞋响：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位表少爷。

包国维把眉毛扬着瞧着房门，表少爷像故意要表示他有双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敲梆似地响着，一下下远去。包国维的小腿荡得厉害起来，那双脚仿佛挺不服气——它只穿着一双胶底鞋。

老头有许多话要跟包国维说，可是别人眼睛钉到了书上。唔，别打断他的用功。

包国维把顶着桌沿的膝头放下去，接着又抬起来。他肚子里慢慢念着《我见犹怜》，就是看到一个标点也得停顿一两秒钟。有时候他偷偷地瞟镜子一眼，用手抹抹头发。自己的脸子可不坏，不过嘴扁了点儿。只要他当上了篮球员，再像郭纯那么——把西装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准得对那些女生说：

“谁说包国维像瘪三！很漂亮哩。”

只要他穿得跟郭纯一样，安淑真当然和他要好。

于是他和她去逛公园，去看电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装穿得笔挺的，头发涂着油，一只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只手抹抹头。……

他把《我见犹怜》一摔，抹了抹头发。

老包好不容易等到包国维摔了书。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制服费。……”

没人睬他，他就停了一会。他摸了三分钟下巴。于是他咳一声扫清嗓子里的痰，一板一眼地说着缴学费的事，生怕一个不留神就得说错似的。他的意思认为去年做的制服还是崭新的，把这理由对先生说一说，这回可以少缴这意外的二十块钱。不然——

“不然就要缴五十一块半，这五十一块半……现在只有……只有……戴老七的钱没还，陈三癞子那二十块也到了期，这回再加制服费二十……你总还得买点书，你总得。”

停停。他摸摸下巴，又独言独语地往下说：

“操衣是去年做的，穿起来还是像新的一样，穿起来。缴费的时候跟先生说说情，总好少缴……少缴……”

包国维跳了起来。

“你去缴，你去缴！我不高兴去说情！——人家看起来多寒伧！”

老包对于这个答复倒是满意的：他点点脑袋：

“唔，我去缴。缴到——缴到——唔，市民银行。”

儿子横了他一眼。他只顾自己往下说：

“市民银行在西大街吧？”

二

老包打市民银行走到学校里去。他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抓住那卷钞票。

银行里的人可跟他说不上情。把钞票一数：

“还少二十！”

“先生，包国维的操衣还是新的，这二十……”

“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同我说没有用。”

钞票还了他，去接别人缴的费。

缴费的拥满着屋子，都是像包国维那么二十来岁一个的。他们听着老包说到“操衣”，就哄出了笑声。

“操衣！”

“这老头是替谁缴费的？”

“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

“包国维？”

老头对他们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诉别人——包国维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来还是挺漂亮。

“可是现在又要缴，现在。你们都缴的么？”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答。

老包四面瞧了会儿就走了出来：五六十双眼睛送

着他。

“为什么要缴到银行里呢？”他埋怨似地想。

天上还是堆着云，也许得下雪。云薄的地方就隐隐瞧得见青色。有时候马路上也显着模糊的太阳影子。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觉得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有几十斤重。棉鞋里也湿禄禄的叫他那双脚不大好受：鞋帮上虽然破了一个洞，可也不能透出点儿脚汗。这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三个冬天的。

他想着对学堂里的先生该怎么说：怎么开口。他得跟他们谈谈道理，再说几句好话。先生总不比银行里的人那么不讲情面。

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补丁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劲了点儿。

可是一走到学校里的注册处，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

这所办公室寂寞得像破庙。一排木栏杆横在屋子中间。里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只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还打着鼾。

“先生。先生。”

叫了这么七八声，可没点儿动静。他用指节敲敲栏杆，脚在地板上轻轻地踏着。

这位先生要在民国哪一年才会醒呢？

他又喊了几声，指节在栏杆上也敲得更响了些。

桌子上那团肉动了几动，过会儿抬起个滚圆的脑袋来。

“你找谁？”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

“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国维的家长……”

那位先生没命的张大了嘴，趁势“噢”了一声：又像是答应他，又像是在打呵欠。

“我是包国维的家长，我说那个制服费……”

“缴费么？——市民银行，市民银行！”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们包国维……包国维……”

老包结里结巴说上老半天，才说出了他的道理，一面还笑得满面的皱纹都堆起来——腮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个懒腰咂咂嘴：

“我们是不管的。无论新学生老学生，制服一律要做。”

“包国维去年做了制服，只穿过一两天……”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懒懒地拖过一张纸来，拿一支铅笔在上面写些什么。“今年制服改了样子，晓得吧。所以……所以……啊——噢——哦！”

打了个呵欠，那位先生又全神贯注在那张纸上。

老包紧紧瞧着他。